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卷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七泰

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程子傳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

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其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朱子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做此趙與迪易遺說朱子語錄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

永樂大典



大典

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揚道夫錄。王弼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已

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拔蒲

八反。茅。卯交反。鄭音苗茹。汝據反。鄒湛同。王肅音如。彙音謂類也。李于鬼

反。傅氏注云。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曾。董作寅出也。鄭云勤也。重言

拔茅茹。二本卦否。征吉。四泰困歸妹。志在外也。三本卦咸渙各一陸

德明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拔茹者。初九欲往於上。九二。九三。皆

欲上行。已去則從。而似拔茅舉其根相牽茹也。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

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而吉。都絮易變

體義。此泰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升之初六。與上合志。則所謂允升大吉

者。在我而已。泰之下體。與上卦有應。當君子道長之時。初九乃與三陽俱

應乎上。則同升者衆矣。是泰之升也。豈特允升大吉而已哉。故曰拔茅茹

繼之。以其彙征。而夫子釋之曰。志在外也。蔡節齋訓解。茹。根也。謂初也。彙

類也。茅。謂二也。茅之為物。拔之則茹連。二為泰主。二進則初連。故取以為

象。馮椅輯註。初九。拔茅茹。三陽同體。相援牽聯而進之象。拔。蒲八反。茅。鄭

作苗。非茹。汝據反。耿曰。如茹葦之茹。謂茅之始生。包其秀可茹者也。毛曰

大永

根相連也。以其彙征吉。占彙。古曾類也。或上聲。或作偉。或黃非。三陽以其類往外吉也。趙汝棋輯聞。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初為下。所拔者

在下。拔之者在上。他草雜生。唯茅叢不雜。有純卦之象。茹茅根也。茅根牽聯糾結。拔其一。則旁本連出。有三陽聯進之象。彙類也。征進也。彙征者。初

陽以其類進之義。初九之陽首應。弓旌之賢也。身猶在下。尚遠於君。僅能引類而進。自此群賢翕聚。將可得時行道。吉可知也。此君子一身之泰

未足以泰斯世。姑汾道叟証類指龜。世泰則賢進。一得其進。眾賢必從。有如拔茅根土連起。征行上進吉也。以初九先也。方之古人。如燕昭王尊郭

隗於黃金臺。以為賢。然後樂毅、鄒衍從而皆至。是以吉也。丁易東象義。茹根也。彙之為言類也。君子進而其類連之。有拔茅連茹之象。拔其一根。則

連茹而起也。茅之為物。用之則薦於郊廟。不用則稿於山林。君子似之。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茅上二。陽也。茹。初也。征。行也。陽道方亨。引類而進。得

行其志。故吉。以象變言之。初九動則成巽而伏震。巽為白。震為萑葦。萑葦之類而潔白者。茅是也。上比九二。互兌伏艮。艮為手。拔也。此爻言君

大永

子引類而進之義。黃氏日抄。拔茅茹。以其彙。彙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吉為占辭。悔庵本郭璞易林之說。辭義甚明。吳澄纂言。初九。初之畫得九。

為泰之升。拔茅茹以其彙象也。初九變為柔成巽象。茅茹茅根也。彙類也。三陽為類。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

征吉。占也。三陽同行而進。故吉也。吳澄纂言外巽茅。泰初否初拔茅茹。

大過初藉用白茅。茅巽象。下根白象巽下一陰。上蒼象巽中上二茹。

陽泰初九變為柔成巽。否三四五巽初二與三。皆茅之根。彙。泰初

否初以其彙。俞琰集說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茹茅之根也。彙音謂

類也。初進則二三俱進。猶茅根牽連。拔則俱起。故其象為拔茅茹以其彙

而其占為征行之吉。胡炳文通拔茅茹在物為相連而進之象。以其彙在

人為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

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

曰吉。初曰征吉。易為君子謀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

子之上行。卦以氣交。自上而下。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董真卿會通雙

湖先生曰。拔茅茹是象。以其彙是占。征吉亦占。占者觀象引類以征。故吉。

易取茅象凡三。泰取陽爻。否大過取陰爻。泰否以全體取。亦以有互體震

巽也。首爽謂震為蕃鮮。李鼎祚謂巽為草木。泰互震為茅。三陽為根。否互

巽為茅。三陰為根。故拔茹而彙。初不以陰陽爻拘。亦非謂茅潔白不污

大永

為君子象。蓋於否泰過有不通矣。若大過藉用白茅，亦是巽體。上有兌金，乃已刈之茅，用以藉地。一陰不可以茹言矣。茹則言拔，藉地不言茹，取象甚明白。亦取巽象。所引耿氏曰：見前馮椅輯傳。齊履謙本說：征，行也。謂行往求陰而與之交。初九以陽居陽而當泰之初，故發此誼。曾貫易學變通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胡氏以泰互震為茅，三陽為根，否互巽為茅，三陰為根，其說似矣。然以說卦推之，巽曷嘗為茅哉？且胡氏自謂周公取象，不可求之說卦，而反覆穿鑿，必以說卦為歸妹，是何前後之相反邪？且周公繫辭之時，震曷嘗有蕃鮮之象？今欲以蕃鮮強合乎泰之有震，又引李鼎祚以巽為草木，強合乎否之有巽，是何牽強謬戾，自與前說違耶？蓋泰否之茅茹，聖人特以剛柔各有相聯之勢，故取其邪正各有牽引之象，豈必求之艱深，而自為蕪穢哉？但根陰根陽之說，則有以別邪正之類，為可取耳。梁寅參義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自全卦言之，則以陰往陽未為吉，自各爻言之，則又以陽之上進為吉，進之與未，雖取義不同，然進而有為，即未而為主者也。初九雖在下，而三陽牽連並進，如拔茅而併其根俱起，此以其同類而進者也。有征行而得是占，則已雖不能帥先以趨事，而有同志之引援，亦獲吉矣。易纂胡

大永

氏曰。本義於卦辭曰。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於此則曰。占者陽剛。其征吉矣。然則陰柔小人而占此。不吉固可知也。程氏曰。就拔茅上說。治

之象。就彙征上說。賢者之進。是以治則進一句。作主張拔茅連茹之意。以喻賢者可用之時。却就彙征說。賢者進用。就吉上說。賢者為邦家立太平

之基之意。夫賢者以類而進。必上之人。有以拔之。而後下得以進。然君子惟有獨善其身而已。烏覩其為泰之吉哉。所引毛氏曰。胡氏曰。見前馮椅

輯註。胡炳文通。徐友龍經義。以其彙征吉。知賢者有並進之意。則知天下有極治之期。盡賢者之生。未嘗不視時而進退。而時之治否。亦唯賢者

為能逆知之。當泰之初。其在下之賢如初九者。不惟其身之樂於進也。必且以其朋彙相與而上征焉。則夫和平純懿之休。所以薰陶乎一世者。雖

未即著於今日。而其吉固可得而卜矣。何者。蓋賢者治之符。而賢者之並進。則尤極治之符也。泰之初九曰。云云。以此甚矣。賢者之進退。其關於天

下之治亂者。為至切也。彼其緼哲謀之質。負康濟之資。一旦而立乎人之本朝。則將言聽諫行。而膏澤以下。如其白駒也。而在谷。荷華也。而在隰。則

天下將不得以蒙其澤矣。雖然。是未足以見其關於治亂者之為至切也。何者。天下治亂之機。不在於已治已亂之後。而賢者進退之意。每見於欲

永

大

下之治亂者。為至切也。彼其緼哲謀之質。負康濟之資。一旦而立乎人之本朝。則將言聽諫行。而膏澤以下。如其白駒也。而在谷。荷華也。而在隰。則天下將不得以蒙其澤矣。雖然。是未足以見其關於治亂者之為至切也。何者。天下治亂之機。不在於已治已亂之後。而賢者進退之意。每見於欲

治欲亂之初。一賢者之退。未足憂也。彼必有所畏而往。則可憂已。而況其相師而遠遜乎。一賢者之進。未足喜也。彼必有所慕而未則可喜已。而況其相招而並用乎。然則泰之所以為吉。吾固於初九之彙征而觀之矣。且泰之初。泰和之治。雖兆而未形也。為初九者。匪惟曰洋洋其心。于于而未而已。更相稱譽。更相汲進。必將率天下之善類。以同觀王國之光華。合吾黨之英才。以並膺天子之任使。而無有獨善自私之意焉。夫豈苟於自售而然哉。何世不生才。何才不世用。苟其見幾而作。遠引而去。則固有大不得已焉者。今而嘉會方新。正塗方闢。太平之運可必。太和之治可期。茲其所以樂於得時。而急於引類也。作易聖人。因初九之彙征。而斷之以吉之一辭。然則天下之極治。豈不於賢者之並進而可卜哉。象以繫於爻也。曰拔茅。征吉。必繼之曰志在外。蓋賢者之志在外。而不在內。在民而不在己。則天下之治斷可知矣。此聖人所以拳拳於泰之初。而遽予之以吉。其嘉之也。夫抑亦望之也。夫雖然。治亂之機在天下。進退之義在賢者。而用捨之權則在人。君與大臣。泰何如君哉。中以行願之君也。泰何如臣哉。得尚中行之臣也。君以中道而下臨。臣以中道而上應。明良會遇。眾正路開。茲所以能基泰和之盛治。而致賢者之彙征歟。吁。欲觀泰初九之義者。盍亦

大永

曲樂

參諸此也。周震龍經義題同前。君子當始進之時。不可有獨進之心。大抵君子之出處。未有獨立者也。時適乎泰。正類復興。君子道長之時也。當是之時。為君子者。雖可驟於有進。然必惟以其朋彙而征。則同心相濟。庶乎可以獲行道之吉也。不然。天下之賢。苟非並萃於朝廷之上。則亦猶有可憂者矣。聖人之明泰。何其憂君子之深也耶。此泰之初九。所以曰云云。其旨如此。天下之治。非一人之所能成。君子出而用於斯世。亦非一己之所能獨立也。邪正之分。夫各從其類而已耳。故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必並進於上。而後可以同心叶力。以成天下之泰。使其正類雖復興。君子之道雖長。而號為有意斯世者。不知拔茅連茹。而輕於自進。則朋類之未盛。而小人者。或間於其中。吾道之行。亦容有可慮者矣。此聖人所以拳致戒也。謂夫泰之時。小往而大來。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賢才之進。此其時矣。然而可喜也。而亦可懼也。初九居一卦之初。當始進之時。雖三陽之盛。志在上進。而初之在下。必如拔茅之茹。而以其彙征可也。初不可以獨進。而必以類進。則夫裁然而冠手。然而來。諫行言聽。同此一心。佐君澤民。同此一志。相與叶力。以致天下之泰。其為吉孰大於此哉。然則作易聖人其戒君子之切者。所以愛君子之深也。吁。舜之八元。八愷。武王之十亂。所

永大

以致虞周之盛者皆其以類而並進也。自後世為朋黨之論始以君子小人之同類者並言之。不知夫小人無朋而君子則有之。小人之朋其暫為同利者偽也。惟君子則以同道為朋。所同者道則宜其泰之時以彙征為吉也。敢併辨之。曹珏經義題同前。賢者以類而進於君。故天下因賢而蒙其福。蓋賢者之進退實基於天下之治亂而泰之初九則致治之始也。於致治之始而賢者引類而進焉。則非特賢者一身之吉而天下國家之吉矣。賢者之有益於天下也如此。泰之初九曰云云。嘗謂風氣有淳漓故真元不常會。天下之治亂疑若非人力之所能為者。然嘗攷古今之變。蓋用一君子則治。用一小人則亂。其效昭然不可誣者。此無他。用一君子則以類而進者皆君子。用一小人則以類而進者皆小人。此固治亂之所由分也。聖人於易復則曰朋來。坤則曰得朋。蓋未有不以類應者。況於治泰之初乎。且泰初九之君子當致泰之初以彙而征。非爵祿富貴之所能招徠也。非朋黨比周之所為偏尚也。時乎未泰則陟彼北山。言采其薇。寧與草木俱腐矣。時乎既泰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不忍為天地之弃才矣。以賢者彙進。如拔茅而連茹。則養賢以及民。將見治天職者皆正人。代天工者皆吉士。曰民曰物。均被其澤。舉天下之大咸歸於泰和之域矣。其為吉

大永

曲

也孰禦嘗以否觀之否泰之對也泰之初曰彙征否之初曰彙正拔茅之辭同而征正則異者蓋使賢者退而家處以自守其正此豈天地生賢之意哉孰若賢者彙征於上之為吉哉一否一泰其機在此不可忽也昔者堯舉一舜而得十六舜舜舉一禹而得九禹迄至於野無遺賢而萬邦咸寧蓋信彙征之賢蓋雷出地奮而風雲畢會六龍御天而萬物咸覩有非偶然後世言泰和者必以唐虞為首稱舍是吾將安攷傳貴全經義泰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其辭同而占何以有征吉貞吉亨之異泰否之初爻其辭之同者以三陽三陰上進之志同也其占之異者以泰否之時異而陰陽所居之位亦異也且夫泰之時何時耶天地交而萬物通之時也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之時也下三陽有牽連而進之象焉故聖人於初而繫之以拔茅茹以其彙之辭所以象三陽之進也而當泰之時以九居初處得其正故其占為征吉謂其時可以往而得吉也蓋所以勸君子也否之時何時耶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之時也小人道長而君子道消之時也下三陰亦有牽連而進之象焉故聖人於初而繫以拔茅茹以其彙之辭所以象三陰之進也而當否之時以六居初處不得正然以在物染惡未深猶可變而為善故其占為

大永

貞吉亨。謂必盡貞正之道。乃可吉而亨也。蓋所以戒小人也。大抵陰陽上進之象同。故聖人所繫之爻辭同。美惡不嫌其為同辭也。陰陽所居之時位異。而所繫之占辭亦異。勸戒固當異其辭也。雖然。泰初九拔茅征吉。聖人固有以勸君子矣。然九三無平不陂。君子之艱貞不可無也。否初六拔茅貞吉。聖人固有以戒小人矣。然六二包承小人之吉。亦所當慮也。時也有九五大人致休否之吉。又有九二大臣全處泰之功。吾何幸身親見之。

吳適經義

同前題

愚於泰之初九。否之初六。而見聖人扶陽抑陰之義。

矣。夫賢者在下。蘊陽剛之德。而未能為時之用。其濟時行道之心。曷嘗一日忘天下哉。而況於泰之時乎。故與其朋類咸願登進於王朝。以康濟天下為心。若拔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聖人於泰之初爻。特以征吉言者。明賢者處泰而在下。往則可以有為而獲吉。所以勸之也。聖人扶陽之義。見矣。否之時。小人亦以其類而進。雖其尚在微弱。其黨邪害正之心。固未嘗忘也。聖人得不為之戒乎。故於否之初爻。為之辭曰。拔茅茹以其彙。言小人與其類同進。君子處泰。欲進之心同也。然其所以進之志則異矣。故戒凡筮得此爻者。其占則以貞為亨也。蓋人處否之初。能不害於正道。而自守以正。則可變而為君子矣。吉而且亨。孰以加此。所以戒之也。

大永

聖人抑陰之義明矣。否泰之時不同。君子小人之志亦異。其辭同者。欲進之志同也。其占之異者。聖人所以勸君子而戒小人也。蓋嘗論之。乾坤交而為泰。不交則為否。乾之初爻。一陽尚微。聖人則告之以勿用。坤之初爻。一陰始長。聖人則戒之以履霜。蓋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嘗於其初而謹之。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其旨微矣。敢併及之。吳說之疑問泰之時。三陽在內。則君子道長。拔茅連茹。而反曰。志在外也。何故。逍遙公曰。君子在內。舉類拔萃。常恐在外者舉之未盡。所以其志常在外也。使君子在內而無在外之志。則天下之賢者。何所望耶。陳至復辨疑泰之初九。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否之初六。拔茅連茹。以其彙。貞吉。亨。何一言征吉。一言貞吉。亨。泰之初九。君子彙進。言其征行而皆吉。否之初六。小人彙進。戒其能貞。則吉。亨。夫當泰之時。君子道長。初九以陽剛居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故有拔茅連茹之象。以其引賢類升。乃征行之吉也。君子同志。其道行矣。當否之時。小人道長。初九以陰柔居下。與上二陰相連而進。亦為拔茅連茹之象。然小人之初。其惡未形。故戒其貞則吉。亨。小人則能變而為君子矣。蓋人性本善。自其局於氣。成於習。於是有君子小人善惡之分。原其初。則未嘗不善也。是以聖人作易於君子當泰之初。言其征吉。所以成其朋彙。

大永

樂

兼善之初志。於小人當否之初。戒以貞吉。所以發其黨類本善之初心。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

也。程子傳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卜子夏傳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拔茅而連出

也。君子道長。上下交志。以其類征吉。離內以之外。志求其成也。孔穎達正義曰。志在外者。釋拔茅征吉之義。以其三陽志意皆在於外。已行則從。而

似拔茅。往行而得吉。此假外物以明義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否泰反其類。否巽為茅。茹茅根。艮為手。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震為征。得位

應四。征吉。志在外。外謂四也。楊龜山經說初九。止在外也。茅之為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彙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

泰之時。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人未盡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伸我。故以其彙征乃吉。陳了齋說熟而後可用。拔則必茹。二類所同

我而人。人而天也。其征其貞。各以其彙。泰初之志。君子也。咸五之志。聖人也。內而外。本而末。同患也。張紫巖傳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何取於

茅。以况君子有潔白正直之德。而可以通神明也。君子不後時以縮在泰。必類而進。為道為天下也。曰志在外。且上有柔中之君。下有同志之賢。進

大永

必合。合必澤加于人。曰吉亨。坤初變巽為茅。三陽連進為拔茅為彙。初應四而二剛俱上應。曰以其彙征。郭雍解。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為內。而以澤加於民為外也。昔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李光讀易詳說初九。最處乾下。為健之始。陽雖長而未盛。陰方退而未遠。聖賢君子欲有所為。非一人之力能獨濟也。必當拔用賢才。引其朋類。同心同德。萃于朝廷。然後太平之功可得而成也。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可羞於王公。可薦於神明。以象賢者有潔白之質也。茹者。根也。茅之生也。根相牽連。彙者。類也。征者。進也。進必以正。故曰征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拔其一。則皆相連而起。有茹之象。君子進。則所引拔者皆君子。君子衆多。則生民必被其利。宗社必蒙其福。故曰以其彙征吉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者。小人得路。志於得君而已。君子得路。必搜訪于外。以盡天下之賢才。使野无遺賢。故曰志在外也。抑君子之進常出於不得已。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故雖享厚祿。握重權。而其志未嘗不惕然。以顛覆為懼。而思退身之樂也。豈與貪得患失者同日語哉。朱漢上傳。茅。上柔下剛。而潔白。君子之象也。拔其一。則其根牽引連茹而起。君子引類之象也。茹。根也。三陽同志。外有

大永

應初九。上應四。四來援之成巽。初往成震。震為蕃鮮。巽為白。茹者。初九之剛也。初往則二三同類牽連而進。伏艮為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也。征。正行也。利於正行。故吉。君子在上。必引其類。將以合君子之類。併天下之力。以濟其道於泰。不然。小人以朋比而強。君子以寡助而弱。亦何由泰哉。李衡義海撮要乾。剛直之德。能屈其剛而俯于下。用柔也。又復其道而順焉。故以柔明其象。此高明柔克者也。收。賢人在上。則思引其類。聚之于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吉者。君子道長也。石志在外者。可出之時也。介方與六四相應。已欲達而達人。故與二九同行。劉緯 所引王弼註見前鄭

剛中窺餘論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蓋草木之生。必以區自別。茅之為草。其根相連。拔其一。則根茹相牽以起。與它草之各有區者不同也。故以象三陽之進。繫辭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初九。陽爻之始。士之有德而未有位者如之。士有位。則戒於朋比。初方始進。不嫌於引類彙者類也。善類偕進。安得不吉。大抵治亂非一君子。一小人。所能獨成。必協力同心共濟其事。然後治亂各隨效以著也。或曰。泰既內君子而外小人。今拔茅彙征。又曰。志在外。何也。曰。此謂出處。非彖所謂內外也。進非其時。則君子入而處。時之交泰。則君子出而仕。又三陽外各有應。入處為內。則仕進為

大永

世樂

外矣。天地相交，萬物猶奮出。孰謂君子而欲入處乎？虞翻曰：巽為茅，艮為手。又曰：震為征，得位應四，故征吉。謂有巽艮者，蓋以否言。為否泰反其類也。揚萬里傳：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林栗集解：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乎六四之坤，而連於九三之震。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震為萑葦，故有茅象。五體艮，艮為手，有拔之之象。茅之為物，潔白而叢生者也。可以縮酒，共祭天地，可以包土。錫命諸侯，生於山林藪澤之中，而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賢人君子之譬也。拔茅者，舍短而取長。人君舉賢之譬也。茹茅之秀者，以其可茹。故謂之茹。彙，猶類也。以其叢生，故謂之彙。拔其茹，則其根牽引成叢而起。君子見用，則引其類而升之譬也。六五為艮，下連於三。九三為震，下連於初五之所拔，及三而已。而茹之所連，遂及於初。蓋三陽同志而升。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大永

下連於初五之所拔，及三而已。而茹之所連，遂及於初。蓋三陽同志而升。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五之接止於九二。而九三初六各從其配。何以為泰乎。六四者。五之近臣也。使初之從止於六四。而六五上六各分其應。是君臣俱有黨也。何以為泰乎。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三陽尚志而上升。三陰同志而下接。六爻同志而相與。所以為泰之時也。故於陽進之始。取諸拔茅以為之象焉。以明三陽同志而升故也。三之言衆也。舉一賢則衆賢萃於朝。斯之謂泰矣。故曰吉。子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三陽在內而其志在外。故以其類而征吉也。楊慈湖傳。善人自有善人之類。惡人自有惡人之類。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善與善親。惡與惡親。不假納約。不召而應。何也。善人知善人。必我與。惡人知惡人。必不我與。水流濕。火就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君子小人。率不相能。君子之不與小人。非私乎己也。小人不正。為利。為亂。義不得不遠之也。小人之不與君子。非心惡之也。知其非吾類。必不我與。非己之利。故必去之也。彙類也。拔茅連茹。牽連而至。三陽以類而進之象。初九君子之類也。泰之時。天下有道。君子之類當進。征進也。象曰。志在外。志於出。不志於處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无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李謙齋詳解外。即春秋傳所謂同外楚也。茅之為

大永

非心

連茹牽連而至。三陽以類而進之象。初九君子之類也。泰之時。天下有道。君子之類當進。征進也。象曰。志在外。志於出。不志於處也。孔子曰。邦有道。

貧且賤焉。耻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无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李謙齋詳解外。即春秋傳所謂同外楚也。茅之為

物薄而用可重。以其純潔。故祭祀用之。君子引類而進。如拔
茅焉。拔其一。則根茹相連而起。故以進而吉。進而吉。是進之以正者也。然
君子之外小人。豈誠有心於外之哉。以類相從。君子之黨勝。則小人之黨
孤。雖非外之。乃所以深外之也。禹遜於稷契皋陶。而四凶之惡。无能為狄
仁傑引五王於朝。而二張之姦。不足慮。君子引類以外小人。其事如此。蔡
節齋訓解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在外。謂應陰也。陰為民。君子在內。則
思澤乎民。馮椅輯註。拔茅征吉。初九象占。志在外也。泰三陰三陽。以交
為義。不為二三陽爻所隔。與四相應。志於上復。故曰在外。馮椅輯傳。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贊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王輔嗣曰。初為類先。揚
中立曰。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信哉。故
以其彙。征乃吉。三陽本上。今在於下。必復於上。程正叔曰。君子小人。未有
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
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
各從其類也。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右明象占。馮當可曰。三陽在下。而上有其應。其進而征。莫之能禦。進而
征者。陽之性。有其應者。君子之時。蓋時者。上之所為也。為人上而欲致泰

大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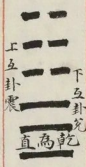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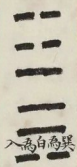
三陽在下而上有其應其進而征莫之能禦進而

者无它。應君子而已。林黃中曰。六爻以相通為義。三陽同志而上。騰三陰同志而下接。所以為泰之時。李子思曰。乾本在上而居下。坤本在下而居上。卦則借象以示交泰也。乾三爻皆上征。坤三爻皆下復。爻則辨分以正陰陽也。卦言耒耜。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身。使天氣下降之象一定而不易。則陰陽无乃失位乎。又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者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 泰初九 泰之升



乾下 坤上 乾變為巽。乾為直。巽為入。為膚。為白。膚直而白。入於下者。茅茹之象。震為出。拔茅之象。彙類也。



巽下 坤上 陽之類也。二三皆初之類。彙之象。征進也。上有震卦。震為行。征之象。兌說巽順。吉之象。巽為入。志也。上卦為外。初征而之上。志在外之象。

大永

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或者以茅茹為茅之根。非也。方書中所言。蘭茹。竹茹。是蘭竹之膚。殼耳。茅之為物。薄而茹為茅之膚。殼。則尤其薄之甚者。拔之則易折。在泰則喻君子難進而易退。在否則喻小人難全而易傷。彙者。類也。征者。進也。君子引類。譬如拔茅之茹。必以其類而征者。蓋以泰非吾一身。能自致之。須待善類偕進。然後可以獲吉。是以九之剛陽居泰之

初變為柔巽舉類拔萃其志常拳拳於在外之君子而未嘗萌專已自用之心惟恐所舉之本盡故其志常在於外也若外之君子皆在於內則庶幾野无遺賢可以成泰之治而副其志矣使在內之君子而无在外之志則天下未達之賢者何所望耶堯舉一舜而得八愷八元成王任一周公而十夫予翼唐虞成周之泰和實基於此卦變為升泰之初君子引類而升之時也魏了翁集義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云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无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某少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省啓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者看程易只就說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

永

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為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未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

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它

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未尚虛用應始有體談

大

本无。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然之。東萊呂氏曰。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彙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臯陶。則八元八愷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歛志在內。今時既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所引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揚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茅之用可重。拔於下而薦於上。故君子之類。取象焉。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初用而柔。茅。柔草也。茹。茅之膚也。地中生木。柔以時升。秀拔而出也。然初當泰長之時。不宜為柔。彙者。三陽同類也。征者。復還其剛。則柔往矣。當位有應。何吉如之。志在外者。心乎四之孚也。升之初六。允升大吉。用為此爻也。茅茹。與蘆茹竹茹同義。易祓總義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否卦初六同。初以一陽在下卦之下。二陽在上。牽聯而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彙類也。釋爾雅者。以茹為今之菑。乃茅之類。當是時也。二陽引類。上有正應。可以行志。君子志在於外。所以征吉。拔茅。征吉之義備矣。地中生木。升。升曰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

大永

曲

征吉。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初爻泰之升。升曰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

計一身之利達也。愚曰：初與二為地象，茅生於地，為物至潔。初本乾體，乾為草木之大，赤茅草之心亦者。泰初一陽進，則三陽類升，有拔茅連茹之象。若大過初六，藉用白茅，蓋下本乾體變巽，巽為白。所引李子思曰：見前馮椅輯傳。趙汝楙輯聞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在外猶言出事公卿，蓋家貧為處為內，委質為出為外，然不云志在君者，君子之任也。合則留，不合則去。初方應聘而出，得君與否未可知也。故止言在外，謂初之引類，其志止於在外，不必志於得君。徐相直說：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初以陽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也。彙類也。當泰之時，天下喜與其類同進，如拔茅然。其根相牽連也。以况君子相資並進，以行其道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志欲上進也。張應珎解：茅在下也。茹，根也。彙類也。泰之世，君子道長，欲使在外之小人皆化為君子也。九三前進，九二初九，以其同氣類而偕往，有拔茅連茹之象。是故征吉。蘇起翁讀易記：泰以用賢而致，初九泰之始，賢之在下者也。上有舉賢之君，猶拔茅連茹，以其彙類而征進，則衆賢聚朝，野皆无遺。以此致泰，吉孰大焉。蓋泰之時，賢者之志亦可出以見於用外。上出也。五位在外，卦志在於君外也。卦變升上進也。拔茅連茹，以其彙征也。茹，茅根也。初九變為巽白也。巽伏震，萑葦也。萑葦之類，潔白。

大永

非茅乎。丁易東象義。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此以下釋泰六爻象辭也。初九志在外。外謂外卦。陽欲上進也。或曰。子於爻辭之象。既以四為五妹而歸於二。則初无正應。安得進于外。而云志在外哉。曰。易隨時取義不同。初與二同德。相與以進于君者也。按言象者。多以志為坎。今本爻无坎。似難強取。盖有以坎取者。故但言卦之情者。不可利拘也。或曰。初之五。則上體有坎為志。但初五非應耳。鄧錡圖說。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否泰之體。上下皆應。初與四應變而為恒。故恒。彖曰。剛上而柔下。以應初九。以其彙征吉也。二與五應變為既濟。故彖曰。剛柔正而當位也。以應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也。三與上應變而為損。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以應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故聖人言爻者。言乎變者也。不可不察。否變成未濟。益亦然。夫初與四應變成恒體。謂天地交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坤之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是也。恒巽在初。為潔白之柔草者。茅也。故大過初六。藉用白茅。聖人象言柔在下也。夫大過之茅。初即巽之陰柔。故只言茅而无茹。茹根蒂也。今泰之初九。乃是乾之陽剛。地下為草之陽剛者。根茹也。為初與四應而成恒體。剛上柔下。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類也。泰體乾坤。天地之大父母也。初與四應。乃乾坤初爻相交。而成恒之震巽長。

大永

男長女而為復姤之小父母也。故曰以其彙類而征行。此為初九之吉也。故聖人立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謂乾坤大父母將乾巽柔草之根。上為坤震反生之物。其志在於復姤之外。而生萬物也。故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凡說易者。似此一爻解之。无有不貫通其義理者也。蓋各有道存乎其中矣。**吳澄纂言**在外謂應四。所引蔡氏曰。見前蔡節齋訓解。**俞琰集說**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志在外。謂君子未出仕之時。其身雖處草萊。而其志則在廊廟也。彖傳云。內君子而外小人。以朝廷為內。野為外。爻傳云。志在外。則以家為內。出仕於國為外。志在外。與咸初六。渙六三。凡三言之。皆以外卦為好。**保八原旨**初九。剛陽在下。泰之始也。拔茅茹。剛健之才。志在上進。以其內三爻。與外三爻。皆應初九。與其類並進故也。拔茅茹者。茅之為物。拔一根。則眾根相連而起。以其彙類也。謂一陽進。則三陽類進也。征吉。占者有所征行甚吉。夫子曰。志在外也。謂內外志應也。

大永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君子體而用之。當以薦舉同志之賢能。以行其道。**胡震衍義**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茅。上剛下柔而潔白。君子之象也。

至潔而其用至重。茹。根也。彙類也。初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位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君子志在上進。合同道之才。

以遂行道之志。喻之以拔茅連茹者，非曰植黨與私疇類。志在相先也。有格君之道，德有勵俗之節，操有華國之文章，有禦侮之謀，畧者皆與之聯事。合治如茅之根，拔其一則牽連而起，必能致君澤民。開啓太平，致泰道之極。其吉固宜也。昔者傳說之旁招俊乂，子文之同升諸公，得拔茅連茹之意。居州之獨居王所，不足以為善。文仲之不立下惠，未免於竊位。若此者是蔽賢也，是嫉能也。孤立寡助，焉足以致泰道之盛。夫子以志在外釋之。君子以獨善為內，以澤民為外。見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後世此義不明，小人之更相援引者，既以朋黨目之。君子之更相援引者，亦以朋黨少之。不思夫小人以功利為朋，誠可絕也。君子以道義為朋，何可疑也。使是非不察，而一以朋黨誣天下，則舜之舉十六相為一朋，周之三千人為一朋，豈可以朋黨而棄之乎。為泰之人，君當鑒于茲。張清

大永

彖

註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愚謂茅者叢生之物三陽同體相連

象茹者根也。初在下象彙類也。上二陽象以者。初以之也。泰下三陽初為之首。拔其初則二三陽類牽引而進。如拔一茅則衆茹牽連而起。以其彙

之象也。二三者初之彙茹者茅之彙。拔則連之。故以上征為吉。君子在內而志在外者陽欲上進也。泰否之初皆曰拔茅茹以其彙。信乎君子小人

未有不資朋類之牽引而能進者也。所引漢上曰：見前朱漢上傳趙珪解
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致泰道者乾三陽初其一也。剛健乘時而進其
勢如拔茅相連其茹。茹，茅根也。彙，類也。必以彙類同征，進則獲吉。大抵人
皆有類。君子有類，小人亦有類。君子之類進，小人之類退矣。象云志在外
以卦體言。則下卦為內，上卦為外。謂其志在上進於外也。陳應潤文變易
緼拔，攻而舉之也。書曰：包匭菁茅，祭祀藉用白茅，取其潔也。楚辭以蘭茝
比君子，茅蘭之類也。茹，根之連也。彙，類也。征，升也。君子逢泰之時，苟得進
用，必連引其朋類以進。如拔茅之連根也。王制曰：升於司徒，不征于鄉。升
於學，不征於司徒。征，則吉。甚言賢者之不苟進也。志在外者，我既升矣，恐
在外之君子不得進用，引類而升，欲使野无遺賢也。初九變陰通卦為升，
升進之說无疑矣。如呂望申公之老，亦待人君徵聘而後升，不肯苟進也。
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乾下坤上卦，借象以示交泰也。乾皆上征，坤皆下
復爻辨位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
亨。蒙謂知賢者有並進之象，則知賢者有出治之心。以此所以成天下
之福。要賢者之由用，必有為天下之心。甚矣賢者當以天下為心也。使此

永樂大典

之泰也。

呂好義

經義

拔茅

征吉

志在外也。

論賢者之並用。

固能全天下

之福。

要賢者之由用。

必有為天下之心。

甚矣賢者當以天下為心也。

使此

心所存不過為獨善計。則孰與維持世道。而致天下國家之福哉。且茅者物之潔者也。群賢實似之。惟賢者以類拔類。咸進于王。則休運有聞。吉孰大焉。然國以得賢為吉。必賢者不以家食為吉者也。蓋賢之志在於外。而不在于內。在於天下。而不在于一身。則其不愆然忘情於斯世也宜哉。欲知天下之福在賢者。當知賢者之心在天下。此野无遺賢。所以為泰和之盛歟。秦初九之象曰云云。人皆曰恬退之操可尚也。而媚時干祿者非所稱窮約之風可勵也。而枉道求合者非所宜。故為軒冕而朋來。不若固守於山林之樂。睨名位而簪盍。不若安居於岩穴之貴也。殊不知心乎人爵者非也。心於康濟者豈容懷琬琰而就煨塵。心乎勢利者非也。心於經綸者豈容抱棟梁而困溝壑。是故兆民允殖。湯之治何吉也。耕於莘野而志於堯舜。君民有敷。求哲人之伊尹。在商。邦嘉靖。高宗之治何吉也。築於傳

永

大

能。彈冠之美不聞。括囊之譽是務。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果何益於天下國家也哉。且以泰之賢處泰之時。生逢聖主。則雲龍之會。不容自棄也。

身遇明君。則風虎之期。不容自暴也。矧吾操之潔。如茅之潔。其可退處於丘園。吾黨之盛。如茅之盛。其可屏迹於澗阿。由是臺萊之才。洋洋然動其

心。祀梓之彥。義。義然纓其冠。聚之而為朝廷之福。散之而為天下之福。其為吉也孰大焉。然賢者抑何其汲汲而樂用哉。亦惟吾志在天下耳。蓋人生天地間。當為天地間用。在心為志。其所主端在是乎。故時乎未泰。則此心所存。必欲開天下之泰。時乎既泰。則此心所存。必欲保天下之泰。生民未濟。吾志於舟楫之。而非有肥遯之志也。群生未安。吾志於帷席之。而非有家食之志也。賢者求用之志如此。則天下安有不享用賢之福者哉。吁。此所以為君子道長之候也。此所以為帝乙元吉之懿也。此所以為三陽交泰之盛際也。雖然。復之一陽方長。而亦曰朋來。坤之六陰俱盛。而乃曰喪朋者。何哉。蓋陰陽雖各有其類。聖人每每喜陽而惡陰。進陽而退陰。正以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也。正以小人專於為己。而君子專於為天下國家也。彼否之為卦。泰之反也。拔茅雖同。而有曰征。曰正之異。其志不同。而有在君在外之別。又豈非君子之類進。則當征以行其道。小人之類進。則當退而守其正。君子之類進。則賢者之志固不忘乎天下。小人之類進。則賢者之志。猶不忍一時而忘君上也。使時適泰矣。則賢者之類。豈不志伊尹之

永大

所志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子

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私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盖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

大永

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朱子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趙與迥易遺說。朱子語錄。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蔡念成集錄王弼註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弘大。无所遐棄。故曰不遐遺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猶配也。中行謂五苞。本作包。必交反。下卦同音薄。交反。荒本亦作充。音同。鄭注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為康。云虛也。馮音憑。注同。穢於廢反。陸德明音義。

永

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包荒用馮河者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之物故云包荒也。用馮河者无舟渡水馮陵于河是頑愚之人。此九二

能包含容受故曰用馮河也。不遐遺者遐遠也。遺棄也。用心弘大。无所踈

遠棄遺於物朋亡者得中无偏所在皆納。无私於朋黨之事。亡无也。故云

朋亡也。得尚於中行者。中行謂六五也。處中而行。以九二所為如此。尚配也。得配六五之中也。所引王弼註見前。李鼎祚集解九二包荒。翟玄曰。

荒虛也。二五相應。五虛无陽。二上包之。用馮河。不遐遺。荀爽曰。河出

於乾。行於地中。陽性欲升。陰性欲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雖

遼遠。三體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荀爽曰。中

謂坤一朋。朋亡而下。則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都潔易變體義九二包

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此泰之明夷也。而爻辭云爾者。夫用

晦而明者。君子莅眾之道。而明夷之所貴者也。泰之時。君子道長。而以其

類進者眾矣。小人莫得而預焉。或不及。或太過。或遠乎己。或比乎己。无所

分別。一視而同焉。然其質不齊。所遇不等。而所以為君子之道者。則一。是

其所以用晦者。未嘗不明也。此其所以為泰之明夷。而與明夷之本體異

矣。王莘叟音訓荒。陸氏曰。本亦作荒。晁氏曰。虞云荒。大川也。說文作荒。

易包荒。用馮河。字書又作荒。鄭讀為康。大也。說之按象數。无田穢之荒。今

人猶有水荒之語。其失自王弼。如象辭。荒河是一事。趙復齋說。離初與三

而應。五不以剛為朋。而配于中。中貴於剛故也。既主於中。於包荒。用馮河

也。何有。蔡節齋訓解。荒遠也。无舟渡河曰馮。謂勇者包荒。所包者遠也。用

大永

馮河勇者亦用也。不遐遺謂自近至遠也。朋亡謂不獨用其朋類也。包荒與不遐遺似而不遐遺實也。用馮河與朋亡似而朋亡廣也。其於地則无所不周於人則無所不用。所以為泰也。尚與尚公主之尚同。中行五也。泰之六爻唯此以剛居中。故備泰之道。馮椅輯註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同三陽以進而无私之象。包一作苞荒今荒不治也。馮今憑徒涉曰馮河遐遠也。謂外三陰朋謂內三陽也。荒謂初馮河謂三也。得尚于中行占行道也。謂六五中道之主尚上之也。配也。趙汝楫輯九二包荒止得尚于中行說文勺北交反裹也。又包音義同勺荒有數義。怠荒訓肆荒。朕訓遠。卒荒訓虛。荒度訓大。今義謂所包者大也。小則有遺才矣。詩小旻不敢馮河。毛氏曰徒涉曰馮謂勇健也。遐遠也。遺棄也。朋三陰三陽也。尚猶尚主之尚中指六五也。二秉剛德居位中正有用泰之才。六五大君虛已下應得專用泰之任。是以大度并包馮河之夫。不以勇而擯斥遐逝之人。不以隱而佚遺。君子小人咸得其職。朋黨盡亡。然後能尚于六五之中行。副其委寄之意。用泰之功。至此極矣。人曰泰難否易治少亂多自古而然。今群賢方盛所當屏絕小人。俾无遺類。乃爾薰蕕同器。寧不轉泰為否乎。曰斯術也。必九二而後可。泰之時三陽三陰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

永樂

大曲

下。天地不能使草木无荆棘。聖人不能使人品皆君子。唯九二剛明則陰柔難惑正位。則闔闢自我。居中則張設不偏。得君則上下志同。於是乃可。翁受兼收。包括无遺。小人方幸君子之見容。亦將革面易心。受君子指。後以共成泰道。是不唯不敢梗吾泰。亦不足為泰道害也。小人雖非吾黨。豈无才智。亦欲粗見於當時。儻痛排窮治使无所容。則妖狐潜伏。狡鼠夜動。將乘吾謀慮所不及。倏起而為大害。自古小人失位。卒禍君子者。可鑒矣。不協極。不罹咎。皇則受之。乃皇極之盛世。共鯀與舜禹並列堯廷。不害成。巍巍蕩蕩之名。不然名節黨錮而漢衰。南衙北司。迭勝負而唐亡。姑汾遁。叟証類指龜。剛中應五。任重至公。含容荒穢。不棄暴武。除去私朋。貴行中道。方之古人。如郭子儀事唐。用兵至公。羗戎感德。包荒也。懷恩心服。用馮河也。不私已愛。得尚中也。丁易東象義。剛居柔。在下卦之中。上應六五。為泰之主。得乾中各。上包三陰。有包荒象。荒猶言八荒也。天居地下。天包地也。天包乎地。介其中者有水焉。三處天地之間。馮河者也。二用三有用。馮河象。初最遠。五二不遺。初有不遺遐遠象。朋者。陽之朋類。合三陽言之。二獨位陰。朋亡之象。二之五得尚于中行。尚猶尚主之尚。中行指五象。傳所謂中以行願也。尚五之妹。謂六四也。以象變言之。六五坤體而互震坤。

大永

曲樂

為地。震為萑葦。故以荒言。下乾有伏坤。坤為包。而又包乎坤。故以包言。二互兌為澤。河之象也。徒涉為馮。三五震為足。馮河象。又二動互坎之五。則成既濟。今未行亦馮河象。乾為天。際遠也。故不遐遺。九二互兌為朋。故以朋言。或問二五正應。今謂二與四配。何也。曰。歸妹之妹。指兌而言。此卦之四。即彼之三耳。蓋五君也。不容為二之偶。所配者五之妹耳。四互兌為少女。五之妹也。二伏艮為少男。兌之配也。故此象傳曰。中行而五曰中以行願。四曰中心願也。中心願者。妹願有所歸也。中以行願者。九五兄而行四之願也。而二則尚于中。以行願之君。而得中心願者。為之偶也。曰。四與三比。互震與互兌比。歸妹之四。即此之三。何不歸四於三。而歸二曰。三。互震長兄。豈容與兌妹為配。九二與六五正應。故但以五命而歸二也。此文言九二用三而不遺。初亡其私昵而同應五。且得四也。黃氏曰。抄用馮河。蔡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吳澄纂言九二。九居第二畫。為泰之明夷。包荒象也。包者。古人蓋以茅葦之屬包裹魚肉也。凡易中言包者。皆謂陽畫荒。與盛通血也。九二變為柔。互坎之陰畫為血。九三陽畫在外。包之。郊祭天神。燔柴之後。最先進血。禮記曰。郊血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包盛。謂包裹牲血以進。而達誠於天也。二五正應。五天之位也。而陰上

大永

明夷

包荒象也。包者。古人蓋以茅葦之屬包裹魚肉也。凡易中言包者。

皆謂陽畫荒。與盛通血也。九二變為柔。互坎之陰畫為血。九三陽畫在外。

包之。郊祭天神。燔柴之後。最先進血。禮記曰。郊血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包盛。謂包裹牲血以進。而達誠於天也。二五正應。五天之位也。而陰上

升以交乎天。二地之位也。而陽下降以交乎地。此禮所謂升中于天饗帝于郊者。陽象天神。陰象下地。主祭之人。二之交。五猶包裹祭天之血。以達誠于上也。荒諸本作荒。今依許慎說文。及虞翻本作荒。考象義當作盭。諧聲字從省。故去血。其後傳寫之訛。下无血而上加炒。則失其義矣。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占也。徒涉曰馮河者。流水之名。遐遠也。遺謂物有遺失。亡去也。九二剛變為柔。二三四互坎為水之流。三四五互震為足之動。初二三成離。雖有舟象。然震足動於前。而舟在其後。為舍舟而徒涉之象。九二實變而虛。為失物之象。不離本位。不遐之象。不遐而遺。猶曰不遠而復也。初陽在水之內。不與同涉。朋亡之象。陽猛於進。故其占為用之。以徒涉河水。則不遠而已。有所遺失。朋類亦皆亡去。此戒其進之銳也。得尚于中行。占也。尚配之在巳。上者謂六五也。中行中路也。五居上卦之中。故曰中行。其占雖朋亡於下。而得配於上也。吳澄纂言外翼河。泰二用馮河。馮謂徒涉。河流水之火者。泰九二變為柔。二三四互坎為水。三四五互震為足。不用舟而徒涉之象。行。泰二復四益三四。夫五中行。无妄三

大永

行人上行有貴。明夷初君子于行。震三行无貴。艮彖行其庭。行道也。詩言周行景行是也。震為大塗。泰復无妄明夷益夫艮皆有震。謙豫

言行師亦是有震。俞琰集說九二包荒止得尚于中行。荒與書說命荒野之荒同。初九在下剛而不中。荒野草茅之士也。九二包容之。故曰包荒。若九三則非但剛而不中。又處健體之極。徒步涉河。死而无悔者也。九二亦用之。故曰用馮河。馮音憑。詩小旻云。无敢馮河。毛氏註云。馮陵也。三陰在外雖遠。九二亦不棄之。故曰不遐遺。朋謂坤之朋。六四上六是也。中行指五尚配也。五交於二。則五也。喪其坤朋。而二也得尚乎五。故曰朋亡。得尚于中行。向使六五不朋亡。而唯與六四上六為黨。則二欲上交于五。其可得乎。胡炳文通陰爻雜有荒穢象。包之者二柔虛也。用馮河。又見九之為剛。陰在外有遐遠象。不遺之者九剛大也。朋亡。又見二之為中。大槩泰卦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又各適陰陽之中。只九二一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若有包容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通。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當細玩。或曰中行五也。尚如尚公主之尚。亦通。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初在地下有荒野象。三剛前五兌澤有馮河象。本文才剛位中。故能包後用前。以進而成泰道。所謂不遺遐遠。不昵朋比。上合乎中行。

永大

之主者也。盛矣哉。龍氏仁夫曰。按泰否皆言包。泰之包荒。包容夫在外者也。否之包承。包羞。包蔽。夫在內者也。此君子小人之辨。所引馮氏曰。見

前馮椅輯註。及蔡節齋訓解。齊履謙本說。荒。不材者也。馮河。材者也。或包

之。或用之。遐。遠我者也。朋比。近我者也。或情可怒之。或誼不以私厚之。九

二以陽交陰。而履泰之道于下者。故發此誼。馮河。小人之有濟材者。匹行

曰中。兩物匹偶。中分而行。漢書周勃傳。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

合當也。二中字訓正同。而顏師古音竹仲反。意尤明白。梁寅參義。九二以

剛中而應六五之柔中。此大臣當治泰之任者也。故於此備言處泰之道

焉。包荒者。其量之寬也。用馮河者。其行之勇也。不遐遺者。其慮之周也。朋

亡者。其心之公也。九三以剛而柔。其有不寬乎。以剛而進。其有不勇乎。以

剛而明。其有不周乎。以剛而中。其有不公乎。夫寬而有勇。周而不比。君子

之成德也。大臣之當務也。占者能如是。其合於九二中行之道乎。易纂說

氏曰。與二陽相比。居中而不倚。為朋亡之象。泄邇忘遠。非中也。所引胡氏

曰。見前胡炳文通。張有成。經義得尚于中行。天下有不可必得之才。聖

人有不為已甚之法。故泰之時。聖人以中和之道。并容天下之才者也。彼

其入泰之初。正類日伸。而小人固有革面而趨於泰者。一律而簡之可也。

大永

而聖人天地之量。并包而並錄之。以為天下之才不可必得。深思中之志而與之。亦庶幾焉。則凡可挽而歸之中者。所不棄也。泰之九二曰。云云。妄意如此。尚云者。庶幾之辭也。尚不愧於屋漏。庶幾其无愧也。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庶幾乎其充之也。天下之事。不獲乎上。而後思其次。不得其常。而後出其權。蓋人心惟勉強於不得已之餘。而後有委蛇曲折之態。况夫才之生也。長短小大。至為不齊。有如聖賢君子之間。見於世。而後泰通之治。始行於天下。泰固君子為之也。而小人介乎其間。尤乃薰蕕之不相入耶。而聖人以為不可必得。則惓惓於中行之士。猶有庶幾之意。蓋聖人之心。惟寬也。故不肯已甚。以却人。顧以為善惡之相乘。邪正之相傾。亦何極也。刻畫於吾意之所欲。而所不欲者。則不毫毛快於吾心矣。然相乘者。迭興。相傾者。方來。則吾之術。不亦遂窮於此哉。天下固有中行之士。雖未造乎聖賢君子之域。而亦不至棄於放僻邪侈之外。則海涵春育。无寧啓其利。喙以虧吾泰通之治。則荒可包也。馮河可用也。遐不遺之可也。而况天下中行之士。不如是之寥落也。則夫泰之道。純德備。聖化修。明將无一夫不得自遂。其為飛魚躍之性。而聖人用才之法。寧不庶幾於中行也哉。夫才不能无異。故不能皆賢。此天地之理。而易之所著於陰陽消長之際。

大永

者也。古之聖人。卷曲待下。而無一毫厭惡斯人之意。故下雖不能无不善之士。上亦不能使之有不善之名。堯推之於四凶之大。彼其驩兜。放齊。語若不勝嗟歎。而不敢輕有所拂。至於四岳言鯀。猶加欽恭而使之往觀。此固聖人天地之量。而常欲挽斯人於中道之歸。而卒不果也。悲夫。後世之不識此心也。而琴張曾皙之徒。夫子取之。猶不免斯世之疑。嗚呼。曷不以泰之九二求之乎。**解觀經義**九二包荒。止得尚于中行。大臣當治泰之任。故聖人備言其處泰之道。泰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時也。九二以陽剛得中之臣。上應六五柔順得中之君。蓋居大臣之任。有治泰之才。而主治乎泰者也。然必容之以包荒之量。決之以馮河之勇。外不遺於遐遠。內不昵於朋比。四者不偏。然後能合乎此文中之義。故曰得尚于中行。此則聖人所繫之辭。以明處泰之道者也。然則當治泰之任。而能盡其處泰之道。非有九二之才之德者。孰能與於此。泰卦之九二曰。云云。其義如此。嘗謂有天地之泰。有君臣之泰。陰陽之氣交和。而萬物遂其化育之功。此所謂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志交通。而天下臻於和平之治。此所謂君臣之泰也。然而天地之泰。其在氣化也。不能无盛衰。君臣之泰。其於人事也。不能无得失。故夫致泰之非難。而處泰之為難。有以致之。而无以處之。則崇之

大永

極者。圯之端。滿之至者。覆之漸。又安知今日之泰。不以為他日之否乎。昔唐虞君臣。更相戒勸。兢兢業業之念。常存乎一日。二日。萬幾之餘。而精一執中之語。尤謹於十六字傳心之際。蓋其泰和盛治。所以不可及者。政以其能盡處泰之道。則夫泰之為卦。從可知矣。自今觀之。內乾外坤之卦。為泰。以乾之三陽。而居乎內。以坤之三陰。而居乎外。是天地之氣。交通和暢。而為泰者也。九二在三陽之中。而居陰位。又能不過乎中。蓋大臣有陽剛居中之德。而上與六五柔順得中之君。同德相應。故治泰之任。主二而言。聖人於九二之爻。明其處泰之道。故舉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以盡其中行之義。中行之義。盡而處泰之道。得而治泰之任。可以无膠矣。且夫泰寧之世。人情溺於安肆。庶事无節。蠹弊未免於積滯。故治之者。必泰其含弘之度。恢其容納之量。有詳審精密之功。而无紛更煩擾之患。然後弊革事理。而人安之。是故謂之包荒。言其於荒穢。无不包容之也。夫泰寧之時。人情樂於因循。憚於改作。紀綱未免於廢弛。故治之者。必奮其刈果之用。制其決斷之宜。有作興鼓舞之機。而无苟且怠惰之失。然後政修事立。而國賴之。是故謂之用馮河。言其如馮河之致其勇決也。若夫事理之深隱。而思慮有所未及。賢才之僻陋。而任用有所未至。此皆

永樂

大

遐遠之易遺者也。苟非有不遺之明而念慮或不能以周徧。則所以治泰者。見於近而不見於遠矣。故又欲其不遐遺。若夫限田宅而害於戚近。禁奢侈而妨於貴勢。此皆朋比之不能亡者也。苟非有朋亡之實。而法令或至於沮格。則所以治泰者。由於私而不由於公矣。故又欲其朋亡。有包荒之量。而不決之以馮河之勇。固非所以合乎中行。有不遐遺之明。而不行之以朋亡之公。亦非所以合乎中行。是必量足以容之。勇足以決之。明足以燭之。公足以成之。而後剛柔不偏。知仁兩盡。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三綱正。九疇叙。无所施而不得其當。其能合乎此爻中之義。而謂之得尚于中行也。宜哉。雖然。聖人於九二之爻。其言處泰之道備矣。而於大象復有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辭。何也。蓋周公之爻辭。所謂得尚于中行者。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乎政事之施也。至於夫子之大象。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則盡其法制品節之詳。而所以參贊化育之功。於是无以加矣。然所謂財成者。乃所以制其過。所謂輔相者。乃所以補其不及。則亦不過欲歸於中道而已。豈有他哉。君子觀繫易之辭。而後知中也者。聖人傳心出治之本。

大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